

# “让我穿着警服走”：一位公安局局长最后的遗愿

本报记者陈诺

“让我穿着警服走，下辈子，我还要做警察。”

在生命的尽头，王屑说话已不十分清楚。从他反复念叨中，家人“辨认”出最后的遗愿。

今年9月1日，获颁“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”奖章第二天，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公安局局长王屑因胰腺癌医治无效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终年52岁。从警32年来，他始终奋战在公安一线，用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警察“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”的总要求。

## “当警察是一辈子的事”

王屑的办公室依旧保留着原样。警徽、胸章整齐摆放在桌上，警号“030170”被擦得锃亮。警服整齐地挂在衣柜里，每一件胸前都别有党员徽章。一本工作笔记里，王屑写道：“公安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……我十分热爱这项工作，万分珍惜这个岗位。”

从片警干到刑警，从经侦做到反恐，从业以来，王屑在安徽省宿松县、安庆市、太湖县等多地，几乎把所有警种都干了一遍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同事对他的印象几乎一致——“拼命三郎”。

据王屑的同事介绍，这位局长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很多村民的号码，每一位都备注了村名和所求之事，只要是群众来电，不管是开会还是休息，他都照接不误。

从片警干到刑警，从经侦做到

反恐，从业以来，王屑在安徽省多

地，几乎把所有警种都干了一遍。

无论在哪个岗位，同事对他的印象

几乎一致——“拼命三郎”

据王屑的同事介绍，这位局长的

手机通讯录里存了很多村民的号

码，每一位都备注了村名和所求之

事，只要是群众来电，不管是开会还

是休息，他都照接不误

王屑(右三)在工作中。安庆市公安局供图

才勉强听清楚，“临挂电话他还念叨着病好了回来工作。”

王屑的儿子王稀告诉记者，警察这个职业是父亲最大的骄傲，小时候父亲就爱把他抱在腿上说探案故事，“比书上的精彩多了，都是爸爸亲身经历的案件，他总说当警察最有趣，是一辈子的事。”

## “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”

据王屑的同事介绍，这位局长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很多村民的号码，每一位都备注了村名和所求之事，只要是群众来电，不管是开会还是休息，他都照接不误。

“这些村民就跟他的亲戚一样。”王稀深知原委。原来王屑的父母都是农民，为了供他上学，家里借钱借遍了乡亲们，从警校毕业当上警察后，父亲勉励王屑：“你的警服是乡亲们凑来的，有出息了一定要感恩。”

2015年，王屑当时所在的大观分局推进“一村一警”包村联系制度，他由此与“三峡移民村”昌宁村结缘。当时的昌宁村矛盾纠纷多发，初来乍到，王屑便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，起初大伙儿看热闹：“警察还能啥都管？”然而随着王屑走得勤了、扎得深了，大家发现，这个警察不仅能保一方平安，更能促进邻里团结。

上任太湖县公安局局长第二天，王屑便带队下乡调研，在江塘乡的村民家中，他了解到



一桩“悬案”——两年前，当地几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好几百位村民受骗。

当天晚上，专案组便成立了。“局长说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，一刻都不能等。”江塘乡派出所所长阳前锋告诉记者，王屑干脆把办公会开在了乡政府，承诺每月至少与村民代表见一次面，汇报工作情况。

“他不想我们‘两头跑’辛苦，每次都是亲自过来。”群众代表李祖元回忆，看到局长比自己还上心、着急，大伙儿的情绪也从最初的剑拔弩张转到后来的理解和信任。

王屑确实说到做到，每次见面都带来好消息。年前的第五次见面会，警方就向村民返还损失款260余万元。鲜有村民知道，这背后是王屑及专案组成员“人盯人”，从100多位借款人手中追回来的。

“他想让村民安心过个年，却不关心自己的身体。”黄爱球说，这次散会后，王屑疼得不行，吃止痛药已经不管用了，只得去乡卫生院打止痛针。

## “好警察要有铁一般的本领担当”

在多位同事眼中，王屑是个“硬汉”，硬在能力和担当上。

王屑的办公桌上堆着几大摞“大部队”——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》《民法典》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全书》《刑事诉讼法一

本通》，不少书页已折页卷边。为了练就过硬本领，王屑坚持每天挤出两个小时来学习。出差、开会，他的公文包里除了笔记本，一定还有一本法律书籍，得空就看。王屑告诉记者，父亲还让他下载法律课件到平板电脑里，好随时“充电”。“哪怕病重期间，父亲还是不忘学习。他告诉我法律在不断更新，不及时看就落伍了。”

凭着这股韧劲，王屑顺利通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高级执法资格考试和全国司法考试。去年12月17日，王屑作为安徽代表队唯一一个县局局长、年纪最大的主力队员参加全国公安民警法律知识竞赛决赛，在最后的角逐中，他沉着应对，在关键竞答题上拿下关键积分，安徽代表队最终夺得全国二等奖。

王屑因此成为公安工作中的“活法典”。“我们做案件分析的时候，王局长几乎是出口成章，各种法律熟记于心，极大地推动了工作开展。”太湖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朱立强告诉记者，正因为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，在王屑的带领下，当地破获了一系列重大疑难复杂案件。

不少同事透露，王屑非常具有担当意识。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”——这份为官箴言被王屑用在赴任太湖县的开场白上，也借此表明了决心，他说：“我深知新的岗位拥有一定的权力，但我更清楚，这个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。”

王屑将公安的法制工作作为生命线，引导民警学法用法、规范执法，并推动所在单位执法规范化建设。太湖县法制大队副大队长余代华说，王屑来的第一天便前往法制大队座谈，勉励大家不仅要做法制员，更要做“侦查员”，对于民警办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制风险，要及时“亮剑”。

今年1月，太湖公安侦办了一起开设赌场案件，没承想其中一名违法人员正是王屑的亲戚。正当阳前锋等办案人员有些为难的时候，王屑叮嘱他们，一定要排除干扰，不管涉及谁，都要一查到底。“好警察要有铁一般的本领担当。”阳前锋说，王屑总是在大会小会中强调这句话，“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”。

## 倒计时亦是传承的开始

9月8日上午，安徽省安庆市殡仪馆安德厅里庄严肃穆、哀乐低回，生前的亲属、朋友、同事和自发而来的群众一起挥泪送别王屑。

太湖县公安局政委徐少英告诉记者，他们将继承发扬好王屑的英模精神，锤炼忠诚信念、担当精神和英雄气概。

“他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我们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知道得太迟了，直至他走了，也没能见上他一面。”昌宁村村主任李家琼说。

几天前，记者在太湖县见到了王屑，他强忍着悲痛陪着母亲前来收拾父亲的办公室。这位“90后”的小伙子数次哽咽着埋怨父亲因为工作忽视家庭更忽略自己的身体。

当年已经上初一的王屑，难得享受“爸爸来接放学”的待遇，结果在校门口左等右等不来。天黑才知道，由于久不着家，王屑早忘了儿子成长的事实，跑到原先的小学门口“望眼欲穿”去了。

长大后，在父亲的鼓励下，王屑选择从警。今年初，他成为安庆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。这个决定，得到了父亲的支持。

“爸，我能报名吗？”

“当然要报！警察就是要在一线办案。”

这对父子虽然在家相聚时间不多，却在工作场合上合作多次了，是上阵父子兵。“我要像父亲一样，当个好警察。”王屑语气坚定。

单名一个“屑”字，曾让无数同事、好友不解，王屑自己笑道：“就是不值一提，如纸屑般的意思。”其实，如今谁都知道，这个名字已刻进百姓心里。

# “我生命的一部分”：一位民俗摄影家纯粹的守护

本报记者陈宇箭

海拔1300多米的雪峰山脉东麓，一场秋雨过后，浓雾立马覆满山间，浓到鼻息都有种湿润感。对于9岁的江琪雨来说，这种湿润感仿佛延伸到了眼角。谈及一位不久前离世的“老朋友”，她眼里有若隐若现的泪光，时不时把头偏向一边。

江琪雨在湖南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草原学校读三年级，在这里，孩子们可能懵懂于什么是死亡，却对这位名叫老后的“老朋友”记忆犹新。“鼓励大家，和大家一起做游戏，给大家拍照……”有关老后的点点滴滴，孩子们可以一一道来。

## “他这辈子最大的‘错误’是过于纯粹”

走进草原学校的一间教室，问“认识老后的请举手”，在场的孩子都飞快地把手举得老高。在村里绕一周，也没有不认识老后的。老后不是村里人，可从老人到小孩好像和他都有很深的交情。

老后到底是谁？他本名刘启后，是来自隆回的民俗摄影家、作家和民间文化研究者。他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当地濒临失传的滩头年画、呜哇山歌、花瑶挑花等民俗文化，全身心投入民俗文化的发掘、抢救、保护、传承工作中，40多年来，超过30万公里的奔走，老后倾其所有，不遗余力地将这些民间技艺推出大山、推向世界。

草原学校校长谭美珍和老后相识已有20年，她说，老后家境清贫，这么多年自费深入乡村拍摄、保护、宣传民俗文化，几十年如一日不计回报。“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，他这辈子最大的‘错误’也是过于纯粹，就像一个宝藏藏在那里。”

为什么老后对这土地、这民俗爱得深沉？他的老伴道出了缘由：1978年，老后前往当地瑶山间采风拍日落，返程时迷路。可天说黑就黑，老后摸黑下了山，远远看到一点红光，那是瑶族同胞的房子，有户人家热情地留住了他。凌

一顶渔夫帽、一台相机、一双

有力的腿，一头扎进山林深处，用

镜头和笔记录下当地濒临失传的

滩头年画、呜哇山歌、花瑶挑花等

民俗文化，全身心投入民俗文化的

发掘、抢救、保护、传承工作中。40

多年来，超过30万公里的奔走，老

后倾其所有，不遗余力地将这些民

间技艺推出大山、推向世界

老后(右)在拍摄梅山手诀。资料图片

晨3点，老后起来上厕所，看见他们还没睡，便一直追问原因。最后，瑶族同胞才讲出真话：“我们就这一张床。”当时老后就哭了，他责怪自己“不是个人”，并下定决心，要为瑶族同胞做些什么。

在大家眼中，老后本可以利用自己的成绩和资源商业化地包装自己，可他却“错”得很纯粹——一顶渔夫帽、一台相机、一双有力的腿，一头扎进山林深处。

## 进过“地狱”方见天堂之美

花瑶是瑶族的一个分支，服饰独特而色彩艳丽，这支古老的部族在自然天成的环境里生活，一直延续着世代相传的风俗传统，因长期生活在荒野群山之中而鲜为人知。可是，想要走进瑶乡，不仅要翻越峻岭崇山，还要越过文化差异的高山。

过去，花瑶同胞们大多数过着“桃花源”般



的生活，没出过家乡，也很少见外族人，消息闭塞。当老后举起相机拍摄时，当地人会立即拒绝，有的还要赶他走。特别是老人，反应特别大，因为他们觉得拍一次照就意味着“摄一次魂”。

初到瑶乡，老后就被花瑶的挑花技艺所吸引。花瑶挑花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以前，用平粗深蓝色布作底，用白色粗线挑成。图案取材广，有植物、动物、历史故事、劳动场景等，手艺细致、花纹古朴，没有现成的模板，全靠挑花者灵巧的双手和丰富的想象力。

国家级非遗项目花瑶挑花传承人奉堂妹回忆，第一次见老后时，她十分害怕，“当时我十多岁，是村里挑花最好的，他像‘坏人’一样跟着，说‘不捉你，不比你，就拍一下你的挑花’，一跟就跟到了现在。”

除了追踪瑶乡的民间文化，老后还一直想把瑶乡的自然风光推介出去，希望旅游业的发展能够让瑶族同胞脱贫致富。为了拍摄

第一手风景照片，让更多人了解瑶乡，他和朋友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了花瑶“禁地”。瑶族汉子步踏球就是老后的向导，他介绍，“禁地”就是当地的洪口大峡谷，也被称作“死亡之谷”，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悬崖。有一次，老后去大峡谷拍摄时主动殿后，没想到绳子因为大家的汗水变得湿滑，他一不小心失了手，险些掉下悬崖。脱离危险的老后说，“今天我到‘地狱’走了一趟，却看到了天堂的景色。”

对于花瑶的人、物、景，老后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曾说：“我关注花瑶，这是一个新奇、热情、疯狂、乐天的民族分支。我越来越珍爱这个民族的文化，它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”

## “古镇滩头早已在我心中定格永恒”

老后挖掘、保护、弘扬传统民俗文化的视

野，逐渐由花瑶的挑花、山歌、服饰等扩展到周边梅山文化地区的年画、舞蹈、戏剧等。特别是滩头四绝——土纸、色纸、香粉纸和年画。在一篇纪实散文中，老后写道：“我究竟到过滩头几多回了？恐怕数也数不清了。只是，古镇滩头早已在我心中抹之不去，定格永恒。”

滩头镇地处隆回县东南，这里有半印半绘的年画和传统手工抄纸。鼎盛时期，滩头每年销往外地的年画超过2000万张。鲁迅先生在《朝花夕拾》中就描述过越南滩镇木版年画代表作《老鼠娶亲》。早在元代，滩头镇就是土纸的著名产地，沿袭蔡伦的造纸工艺，远销全国各地甚至东南亚数国。

国家级非遗项目滩头手工抄纸技艺传承人李志军回忆，老后一边用相机找角度拍摄，一边做笔记，各种工艺技术都会仔细观察并问清楚。“他还会想象古人是怎么一招一式抄纸的细节……都可以写论文了。”2005年，李志军初识老后时，他的作坊仅有一间陋室，当时抄纸技艺已式微，老后和他畅谈传承、创新，说争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项传统手工艺保存下来。

老后的鼓与呼得到了“回答”：花瑶挑花、呜哇山歌、滩头年画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；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获批国家AAAA级景区…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讨会上，老后会带上滩头年画赠予国际友人。

40多年来，老后拍摄了40多万张关于民间文化的资料图片，写下数十万字文字资料，搜集到2000多幅瑶族传统挑花图样，编写了《神秘的瑶乡》《花瑶女儿箱》《花瑶的石头会唱歌》等书籍。

老后曾说过：“真正停下来时，就是我生命终结的时候。”今年9月1日，他因车祸不幸去世，终年78岁。去世前，他还发过在山顶倒立的视频，受访的瑶族同胞们都不相信生龙活虎的老后就这么走了，他们觉得老后还会再来。